

論中國特殊性及其他



著 奇 思

行 印 書 衆

艾思奇著

論中國特殊性及其他

大衆書店印行

目

錄

目前中國文化界的動向

青年與戰爭

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

論民族不自信

論愛國主義

不能放鬆思想的崗位

文化在抗戰中

談談邊區的文化

社會主義革命與知識份子

論中國特級性

抗戰中的陝甘寧邊區文化運動

☆

民族解放和哲學

一二五

從新哲學談到愛國青年的自覺

一二六

哲學的現狀和任務

一二八

關於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

一二九

形式論理學和辯證法

一三〇

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辯證法

一三一

怎樣研究辯證法唯物論

一三二

☆

海涅的政治詩

一三五

文藝家協會成立之目的意義

一三七

新的形勢和文學的任務

一四〇

舊形式運用的基本原則

一四〇

『日出』在延安上演

一四一

弄文藝的人要注意應政運動

三六

☆

我怎樣寫成『大眾哲學』的

三三

袁綱譯

三八

怎樣解決學業和職業的矛盾

四〇

民眾組織的民主原則

四三

難民問題仍要加倍注意

四七

克服自己的弱點

五九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句中國的舊話，曾經被許多人誤認做歷史唯物論的說辭。其實這樣的說明，和真正的歷史唯物論是離得很遠的。『知榮辱』（或者擴大一點說，『文化』）雖然和衣食有不可分的聯繫，而且歷史唯物論也必須要承認這聯繫，這聯繫具有各種各樣的條件和形態，並不是刻板的公式，並不是一定在衣食足的時候就有文化，衣食不足就始終只是野蠻的。事實上常常相反，就目前的世界來說，最不知恥的黑暗的人羣，最大的文化的毀滅者，正是要從那衣食太豐足的人們中間去找，而衣食感到恐慌的人羣，却往往是前進的生活和文化誕生的基礎。自然，這裏是有一個例外的，那就是蘇聯；只有在蘇聯，那生活和文化的提高才常常和衣食豐足的程度形成正比例的發展，因為他們的衣食的豐足，是自己創造得來，而不是從另外的人羣或國家掠奪來的。

衣食（或者一般地說，經濟生活）和文化確實有密切的聯繫。人類的經濟生活是人類文化的基礎，而人類的文化又只是經濟生活的上層建築。但這種聯繫，並沒有證明有錢人一定

文明和窮人一定野蠻。這聯繫只是表現爲這樣的事實：那怕是在社會上處於被屈辱的地位的人，那怕在這地位上不斷地感到經濟生活的恐慌和窮乏，如果這恐慌和窮乏是逼着他們向上，逼着他們對屈辱和被掠奪的現狀起來反抗時，他們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榮辱』的表現，他們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時會促進（至少會要求）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對別的國家或人民實行侵略掠奪，或者幫着侵略者掠奪別人，以達到自己的豐衣足食的人，才是真正『不知恥』的人羣，是文化的破壞者。

中國的近代史，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上發展過來的。在這被侵略的過程中，中國的民衆是一天比一天更廣汎地陷入屈辱和窮乏的深淵裏，同時也就是被迫到不能不起來反抗的境地。而另外的少數人，特別是爲要維持豐衣足食的優越生活的人，却不能不一天天地投降到帝國主義的旗下。在這兩種極端化的過程中，是存在着許多游移的中間層的，他們可以成爲反抗的戰士，也可以成爲奴隸，然而他們終於是要分化，而在二者中間選擇一條道路。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內在的矛盾，這使得中國近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切糾紛都帶着民族革命的意義，帶着做奴隸者和反抗鬥爭實行者中間的鬥爭的內容。做奴隸者在文化上所走的道路是開倒車的路是毀滅文化的路。只有反抗的戰士的道路才是前進的路，才是促進文化的路。

這樣的兩條路，是在中國近代史一開始的時候就擺列在我們民衆的前途上了；但如果不是發展到了目前的階段，也許這不至於帶着這樣特別的明顯性和觸目性而暴露出來的吧。目前階段的中國歷史，是走近了新的形勢中，而中國的廣大民衆，也獲得了一種新的覺悟。敵人使中國殖民地化的行動，是在目前的階段上進展起來，從各國的勢力範圍圈進入到一國的獨占，從間接的政治經濟支配到直接的干涉的掠奪（如走私等）。這一切，使得游移的中間層也不能再游移了。做一個保衛國家的戰士呢？還是做一個出賣民族的漢奸呢？目前的情勢逼着人不能不快快選擇一條。然而敵人的直接干涉和掠奪，使得做漢奸的人的活動範圍也縮小了。只有反抗才是出路，雖然這也免不了犧牲。要做無恥的漢奸而保持生活的優越，却並不是絕對穩妥的事，所以，目前的形勢要我們選擇的已不是做奴隸而榮耀，或做戰士而難免犧牲的兩條路了，目前的中國民族只有一條生路：這就是爲國防而戰。

爲國防而戰，是目前中國最廣汎的民衆所急切需要的行動。這需要是最廣汎的（各階級各黨派，）因爲敵人的新的侵略動搖了最廣汎的人民生活的基礎，使他們在經濟上都感到了恐慌，使他們因此不能不走向『知恥』的道路，這使各階層各黨派的一切知恥的人們不能不團結起來，發動一個聯合的抗敵運動，這就是所謂聯合戰線的客觀基礎。在文化上，這聯合

戰線就反映成進步的方面，聯合戰線推動和促進了目前中國文化的運動。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新形勢之下，拚命走着死路和出賣民族的漢奸也並沒有完全消滅，只是他們所賴以立足的基礎都極脆弱，甚至於說不上羣衆的基礎。就是投降敵人，也不得不表面上揭着虛偽的抗敵幌子；而在羣衆不受欺騙的時候，就只好更無恥地實行瘋狂的壓抑。愈是脆弱無力的存在，就愈是猛烈地想維持它自身的生命。在文化上的表現也是一樣的。在目前，奴隸的開倒車的文化破壞者和聯合戰線的文化運動形成了尖銳的對壘，而且是特別明顯和暴戾。

聯合戰線上的文化運動表現着一些什麼特徵呢？這表現在全文化領域的實踐的總動員上。文化運動的聯合戰線運動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聯合戰線基礎上生產的，反過來，這文化運動又要用它的全力去幫助和推動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聯合戰線。文化領域的實踐的總動員，就是爲要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目前動員的狀況，是集中在兩個中心問題上：第一是對於文化的大衆化的澈底的關心。文化落後的中國，大衆化的運動是迫切地需要着的。尤其因爲聯合戰線運動的最重要的基礎是下層聯合戰線，要鞏固下層聯合戰線，就必須使廣大的下層民衆更正確地理解聯合戰線的意義。目前的通俗化運動和新文字運動在這一點上是很重

要的，雖然這兩種大衆化運動的作用並不僅僅限於幫助聯合戰線運動，然而在目前，它却必須以這爲主要的任務。因爲它的更高的作用是也得要在聯合戰線的鬥爭中去爭取，去發揮的。

第二，是文化各部門的國際化的動員。目前文化界已經在熱烈地討論着『國附文學』、『國附科學』、『國難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這是說，文化界各部門的人們，現在都在努力着抗敵救亡的組織。他們是要把一點一滴的有用力量都毫不遺漏地使用到救國運動上，他們要寶貴一點一點的力量，所以不論是在文化上所佔的部分，派別，凡是願意站到聯合戰線上來的文化人，都得把他們的特殊技能貢獻給目前的任務。文化的國防化運動，顯然和大衆文化運動是分不開的：沒有大衆化運動，國防化運動就不能深入民衆，沒有國防化運動，大衆化運動也只是空洞無內容的東西，大衆化的形式，國防化的內容，是目前文化界的實踐總動員的完整的姿態。

然而，目前中國文化運動的本質是什麼呢？這文化運動是取着愛國主義的現象形態的，而在現象底下包含着的是什麼本質呢？通俗點說，同是愛國主義，可以包含着種種的本質。我們的敵人也談國防，但他們的愛國主義是包含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蘇聯也談國防，而這個愛國主義裏所包含着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政策的一方面。我們的國防又有什麼

意義呢？

要解決這問題，先得看一看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在什麼階段，我們眼前的革命是什麼性質。但這需要太長的解釋，這樣小小的一篇文章裏是容納不下的，現在不能詳細討論，我只想順便提一下葉青的『外燄論』。因為對於這問題有密切的關聯。外燄論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有歪曲的見解：第一，它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全然是受『外力』即帝國主義勢力的左右，因此，第二，它主張中國社會的發展是『不合規律的』，它可以『斬斷了歷史發展的線索』。對於這樣的見解，現在也沒有篇幅來詳細批駁，我們只把正確的見解拿來給它一個對照，就可以現出它的鬼臉。正確的，新方法論指示我們，一切發展都必然有它的規律性。揭着新方法論招牌的葉青，在中國社會問題上突然主張沒有規律性，這是什麼意義，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猜透。實際上中國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而且是依着一般社會發展的規律而前進。封建社會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才能達到高級社會，這是一般的規律，因此，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也必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階段，這是第一。其次，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受帝國主義的極大影響，這是不錯的，然而這只是極大的影響，却並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部根源。這影響是使中國發展的規律性表現出特別的形態，因此中國雖然經過資產階級的民

主革命，却並不一定要形成完整的資本主義社會，才過渡到更高的社會。但這並沒有斬斷了歷史發展的線索，只不過縮短了這線索，甚至於可以說是促進了這線索的發展速率。

民主革命是反封建的，在外力侵略者存在的時候，它同時又是反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民主革命表現為愛國主義，並不只是從中國今天才開始，歐洲過去已經有過很多例子了。中國的情勢和從前歐洲的不同的一點，只是：中國是受着強力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簡直沒有機會生長起來，因此資產階級自己沒有能力來領導這一個民主革命，他們不能夠形成這革命的主力。帝國主義支持着中國的封建勢力，使他們強化，借此實行他們的侵略和掠奪。然而他們愈更想強化封建勢力，却同時愈更促進了民主革命的發展，因為民衆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愈更痛苦，而反封建反帝的要求也愈更強烈。

這樣，目前中國聯合戰線上的愛國主義的本質是很明白的，這就是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而且是它的最高形態，是決定生死存亡（或是解脫鎖鏈或是全殖民地化）的最高形態。

愛國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本質也是民主主義的。它和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的侵略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它是進步的，鬥爭的，而後者却是破壞的，掠奪的。但它也不是簡單的歐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複。就好像它在政治運動上已經有了更堅強（不是資產階級）的主力

一樣，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學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確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就有了更正確的策略和戰術。

新的文化是在鬥爭中發展下來的，也要在鬥爭中走上它的更遼遠的前途，在沙發的輾轉上想建設新文化，那是空想。因此，最後我要敬告一般遲鈍的文化建設家，如果真心要在中國文化界上留一點功績的話，就該站到國防文化的聯合戰線上來，明白地揭出戰鬥的目標，具體地確定策略和戰術，忠實地執行下去。

青年與戰爭

這一個題目是現世界的編者出給我做的。題目出了出來，自然是要說一些話。然而話却不容易說。如果要我板起臉孔，向青年朋友們不負責任的開教訓，這或者比較簡便些，但我做不來這一套，因為我自己也是青年；又如可以說些空空洞洞的搪塞話，自然就沒有什麼困難，因為這只需要能够在言詞上掉弄幾下花槍，背一背公式，引證一些名言。然而這是不應該的，因為空論無補於實際。那麼，我要怎樣來說，才能够對於青年朋友們貢獻一點真正有益的意見呢？

我想，我應該先把說話的對手方看清楚。我現在要講「青年與戰爭」，自然是對着青年朋友們說話。但是不是全世界的青年呢？顯然不是。這篇文章是不會送到全世界青年們的眼睛裏去的，即使把它寫成一篇對全世界青年而發的宣言，也是枉費筆墨。不要說全世界的青年，就是縮小一點，說全中國的青年吧，也仍然太大了。因為中國的青年並不是一個模型造成的，他們說的話也不能老只是這一套。走到農村裏去，我們可以看見農村的青年，這些青

年和都市裏的青年顯然不同。不論就生活條件或文化水準來說，農村和都市都是有很大的懸隔的。在職業方面，青年們所處的境況更是千差萬別。他們有的在商店裏，有的在軍隊裏，也有有的在學校裏，有的生活在苦痛的深淵中，也有過的過着驕奢淫佚的少爺生活；更有多數是失業流蕩在街頭。我能够把應該對農村青年說的話拿來對學生們說麼？我能够把對苦痛的青年們說的話拿來向少爺之流的人說麼？我能够把有職業的青年們聽得入耳的話來安慰失業者麼？自然每一個青年，不論是什麼地方什麼職業裏的青年，都應該向前進，這是一個不能移易的原則。怎樣才算前進呢？這也有一定原則。譬如說：你應該把個人的利益看輕一點，把社會的利益看重一點；又比如說：你應該明白，只有整個民族解放了，你才有真正的出路。所以你應該把全生命奉獻給民族解放的運動。這一切一切，都是目前的神聖的原則，我如果單單抓着這些最高原則來說話，也一定可以做出一篇冠冕堂皇的大文章，適用到一切生活條件中的青年朋友身上去。然而這樣的文章，給真正在生活中，在實踐中鬥爭着的青年們看了，就未免要說這是太空洞。原則固然是神聖的，但要緊的是要能够主要地運用，才會成爲活的原則。不然，無論怎樣漂亮的理論，都只等於空洞的咒語，雖然也可以興奮一下聽衆的情緒，但並不是現實的真理。

因此，我說話的對手方要有一個限制，所說的話也得要盡量地具體，我不必誇大說要向全中國青年宣言，我也不是對最下層最苦痛的青年說話，因為這些話直接達不到他們的耳朵，雖然最下層的青年們的苦痛是和我們的話題分不開的。我們的談話，只能是對青年智識份子，而且是智識份子中的比較進步的人，也就是在目前嚴重局面下想盡一點改變現狀的任務的青年人。

但現在的題目是把青年的名字聯繫到戰爭問題上去，並不是要談一般的青年問題，因此現在得把話頭轉到戰爭問題上來。說到戰爭，我們也得要很具體的來談，不要抽象的戰爭問題。這就是說：我們不能空空洞洞的說戰爭的好或壞，不能空洞地主張青年們要參加一切戰爭或反對一切戰爭。我們只應該這樣問：目前我們會遇到一些什麼戰爭？目前的戰爭的性質是什麼？我們青年在目前的戰爭中應該盡一些什麼樣的任務？

只有虛偽的人道主義者才會說一切戰爭都是罪惡，他們會說：一切戰爭都是人類的自相殘殺，而自相殘殺是不對的，所以要反對戰爭。他們不知道，人殺人的事情，不一定是在在戰爭的時候表現。像帝國主義的侵略，在表現上甚至於會帶着『親善』的面貌，而無形中却不知要殺死多少人；他們不知道，同是戰爭，同是人殺人的現象，然而有一種戰爭，在實際

上却能够消滅人殺人的罪惡，譬如民族革命戰爭，是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表面上是人殺人的手段，實際上却是反對人殺人。虛偽的人道主義只看見表面，而看不見實際（或本質），因此會反對一切戰爭，甚至於反對大多數人所需要的民族戰爭。

然而我們不需要戰爭狂。民族革命戰爭只在反抗侵略的範圍內值得我們讚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也常常揭着民族主義的旗幟，但這是另外一種相反的東西，它的目的不是反抗侵略，而是掠奪別人和屠殺弱小者，用民族戰爭的名義來鞏固少數金融寡頭主義者的無上統治權，只有這樣的帝國主義者，才會盲目地崇拜一切戰爭，才會努力製造侵略戰爭。才會需要戰爭狂。

目前的戰爭和人們對於戰爭的態度，就常常有以上兩種惡劣的傾向和特性。一方面是渴血的帝國主義者製造着戰爭狂，在法西斯主義支配的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裏，軍備的擴張和偏狹的民族主義宣傳，實行着激烈的競賽。另一方面，有虛偽的人道主義者在那裏空口咀咒一切戰爭，實際上却放棄了反對戰爭的真實力量，或者如像一部分僧侶教士之流的人，把侵略的罪惡交給上帝或神靈去做來世的懲罰，而在現世却反而叫人忍受侵略，忍受壓迫；還有，弱小民族國家的不抵抗主義者也是可以歸入這一類的傾向的。不抵抗主義者不知道用自己的